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三

明

宣宗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一名豐城人字厚等清理天下軍伍時

軍伍頗缺衛所句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興州軍士范濟詣

闕言之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

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爲常

三月以禮部左侍郎張瑛邢襄人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初帝爲皇

太孫瑛以給事中與陳山沙縣人俱侍講讀至是以舊恩遂有是命瑛善

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帝亦弗重也陳山于明年正月亦拜議身殿大學士

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征黎利先是利陷茶籠去十年陳智方政討之敗

績是年三月時渠魁未平小寇蜂起宣化賊周賊太原賊黃庵芙蓉賊藩可利雲南甯遠州紅衣賊長警俱叛附利宣化太原皆府名美箇縣名皆屬交趾

布政司今爲安南國地帝降旨切責智政以通爲征夷大將軍充總兵官馬瑛爲參

將帥師討利尙書陳洽參贊軍務智政俱削爵充爲事官明制凡以失律奪職戴罪從征者稱

爲事聽通節制通既出師一日帝御文華殿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帝曰交趾自建郡縣以來用兵無寧歲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

交趾自永
樂以後久
隸版圖黎
利等竊弄

漢稱王兵
犯順必加
誅陳智方
雖陳敗鉅
政尋亦由
相尋敗鉅
人圖將非
既耳簡宗
臣別兵進
討而統又
楊士奇等
珠崖之喻
其時蹇不
諸臣能夏
隨聲附和
正宜相商
決策乃軍
行甫出臣
門而君已
相顧地息
為棄說早
兵王之通
後王講和
務柳沒喪
繼戰律喪
師小醜所
為皆醜氣
困謀之於
先廟餒耳

方民命。猶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為非是。帝曰。奇榮曰。猶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帝領之。乃下詔。大赦交趾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採辦金銀香貨。欲以弭賊。而賊無悅心。

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剗

股者。不在旌表之例。

事見前

至是。總旗

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

衛整女。母病篤。剗

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特為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剗肝。豈可為

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

秋七月。京師地震。是歲南京地亦震。

始立內書堂。洪武中。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又

設尚寶監。掌玉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

入內教習。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事劉玘為翰林修撰。專授小

內使書。其後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俱專是職。選內使年十歲上下者。

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後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為常。于是

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硃。與外庭交結往來矣。

京師地生毛。長尺餘。

詔自今內官內使傳旨。必覆奏始行。屢申諭部科。而內官內使之擅傳

內使令供職
止於令給
使書亦不
讀教之識
過記大義
字解特開
而巳至
書堂聚
四五百人
已不免重
視其學士
令大等官
翰林授書
專以尤案
爲務若輩
職守而聚
班聯若輩
與外僚得
相習熟實
開食緣交
結之漸宜
宗于內使
傳旨必令
覆奏始行
非不始心
防制乃必
欲其深通
文墨批硃
掌奏批硃
之悉假內
手實不豎

旨者終不能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帝親征

高煦徙國樂安

永樂中高煦有罪自雲南徙封樂安事具前

益怨望帝卽

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爲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

子弟及逋逃賜銀幣編隊甲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

指揮王斌將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

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高煦自將中軍

四哨

指揮韋弘章與千戶王玉李智領之

部署已定授王斌太師朱恆及長史錢

巽尙書盛堅及典仗侯海都督教授錢常侍郎其餘各以差授職遣人

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潛家居

變姓名詣京白其事山東文武軍民眞定等衛所告變者亦踵至高煦

遣親信枚青入京約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繫以聞帝遣中官侯泰

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至是太宗

輕聽讒言削去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上舉口談祖制

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因命泰觀其軍馬兵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

爾歸報爾主速執送奸臣然後議吾所欲耳泰懼不敢言歸亦不以實

對越數日高煦所遣百戶陳剛資奏至多所指斥索誅奸臣以夏原吉

爲罪首帝遣陽武侯薛祿

膠人行六軍中呼薛六後實更名祿

往討之夜召諸大臣入議原吉

解其何所
取義至正
統初即有
司禮秉筆
之事貽害
遂不可勝
言豈非不
法之不善
耶
高煦不過
一凶暴無
賴之人又
習見成祖
以篡得國
遂萌逆志
其情事究
殊而宣宗
亦非惠帝
柔弱可比
高煦第乘
其新立逞
心不軌之
意宣宗之
竟能決意
親征故一
聞六師壓
境如震迅
雷手足已
無所措則
倍固時勢

免冠謝死罪。帝曰：卿何爲是言？彼借卿爲兵端耳。休戚與卿共之。命諸大臣坐屏左右，密語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張輔曰：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不足煩至尊。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議遂決。越三日，發京師，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埈居守。

帝在道，馬上顧謂從臣曰：綱等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曰：彼豈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行。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聞大軍至，亦不暇設險衛軍家。獨在樂安，豈肯舍之而南？以朕計之，高煦外強中怯，敢反者，以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自行，他將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冀饒倖成事。今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成擒耳。

帝至樂安，高煦降，遂班師。高煦初聞薛祿將喜曰：易與耳。及聞帝親征，始懼。其黨有自拔來歸者，帝厚賞之。令還諭其衆，復遣高煦書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出倡謀者，朕與干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執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朝出戰。帝聞，令大軍蓐食兼行，駐蹕樂安城北。諸將壁其四門。王斌等乘城舉礮，大軍發神機銃擊之，聲如雷震。諸將請卽攻城。帝不許，復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矢射城中。諭逆黨禍福。城中

使然若出師
命將敗且
未可定薛
所遣之命
祿聞命色
變甚垂泣
廷臣無
能視建文
時相李景
隆幸而去
幾相宜有
宗英等之
楊榮等之
亦非親征
董所齊黃
其功效能
不效及故
語可同日
趙王如果
與高煦同
惡自當聲
罪未加誅
其未與逆
謀豈可因
樂安猜疑
以傷親誼
建文親藩
釀禍前藩
非遙況高

多欲執高煦獻者。高煦懼密遣人請降。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日出歸罪。

帝許之。其夜高煦焚兵器及通逆文書。火通夕不息。昧爽帝移蹕城南。

高煦將出城。王斌固止之。曰。甯一戰死。無爲人所擒。高煦紿斌等復入

宮。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帝以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同歸

京師。改樂安州爲武定州。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尙書張本

九月。帝還京師。遣使諭趙王高燧。師還次單橋。即單家橋陳山迎謁。請乘

勝襲彰德。執趙王。楊榮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太宗皇帝惟三

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

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

諍。二人入。闕者不納。帝召蹇義。義以士奇言白帝。移兵事遂罷。至京師

帝語士奇曰。議者喋喋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王與陛下最親。陛

下當保全之。無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王自處

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

何如。士奇曰。得一璽書更善。帝從之。乃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

女永安公主等奉書及羣臣所上章至趙。趙王大喜。已泣曰。吾生矣。卽上表謝。

且獻護衛言者頓息。自是帝待趙王益厚。而薄陳山。山尋入內閣。帝問楊士奇曰。陳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昧大體。帝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未幾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

張瑛亦出爲南
京禮部尙書

照既已就擒有虞必
翼堪伐乎須翦輒倡
陳山師間議移肉其
害骨無異齊黃而可
邪更不愈問幸而宣
宗從楊士奇之說曲
予保全否則無故相
殘不幾復之效建文
滋議邪以李時勉獄
直屬下宗獄本舉宜
設未審所容何事詳
察不令縛付市曹則
其凌以盛怒未嘗非
威其無辜折鑒爲曲

廢高煦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謂之逍遙城。并其諸子錮之。王斌朱恆

等皆伏誅。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天津山東諸都督指揮

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帝親製東征記。

備書其事。後數年甯王權上書請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句帝仆于地。帝命昇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鎗高煦死。諸子

死亦

冬十月。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爲翰林侍讀。時勉既下獄。至是復有言其

得罪先帝者。帝震怒。命校尉縛以來。又使卽斬西市。毋入見。而時勉已

爲前校尉縛至。帝遙見。罵曰。爾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曰。臣言

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氣稍平。時勉數至六事

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立赦之。復其官。

大雷電雨。

十一月。王通兵至交趾。遇賊于應平。交趾舊縣。屬交州府。敗績。參贊尙書陳洽死之。

通未至交趾。黎利弟善攻交州府。都督陳濬擊卻之。參將馬瑛破賊清

以顯其寬宥但由其獲美所由究罪先朝盛德而必使應于大廷之數始為忠將欲形己之長竟不復為仁宗少留心果何于自安且宜宗後此講大陳學行義籍歿逮緊郭循極諫工作其既怒射其矢視金瓜種擊殆何以前後之相矛盾耶

威與下石室東關俱交趾舊縣屬交州府至石室會通兵亦至遂與之合進次應平之甯橋臨沙

河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

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大潰死者二三萬人通被創走尚書陳治陷

陳墜馬左右欲扶還治叱曰吾為國大臣報國正在今日揮刀殺賊數

人自剄死黎利在清化聞之自將精卒疾馳圍東關通本無將略一敗

卽氣沮陰遣人許為利乞封不奉朝命擅割清化以南地畀賊令官吏

軍民盡還東關檄至清化知州羅通不從與指揮打忠櫻城拒守利移

兵攻之不下既而利犯交州通出兵擊之賊大敗斬其嚮官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請乘勝急擊通猶豫數日賊得樹柵掘濠四出攻掠遂分兵陷昌江鄧指揮李任前後三十

戰力竭自剄死復攻耶溫耶溫去廣西憑祥止二宿總兵官顧興祖擁兵不救城遂陷事俱在明年昌江城在故諒江府南耶溫城在故諒山府北李任永康人

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征黎利黔國公沐晟自雲南引兵會之帝聞王

通敗大駭乃命升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汝陽人副之都督崔聚懷遠人充

參將尚書李慶字德學順義人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赴討又命沐晟及興安伯

徐亨新甯伯譚忠從雲南進兵敕通固守以俟又以黃福仍兼交趾布

按二司事與升等同行

〔未丁〕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是年凡十有一震

夏四月晉王濟熾有罪廢爲庶人

初濟熾既構陷濟熹

事具前

幽其父子

空室中蔬食不給恭王宮中老嫗走訴成祖盡得其構陷狀乃命釋濟

熹封其子美圭爲平陽王畀以恭王故田濟熾斬不與仁宗屢詔諭之

不聽帝卽位高煦反濟熾與通謀其黨至京自首甯化王濟煥亦奏其

弑母

事亦見前

帝遣人察之皆實乃免爲庶人幽之鳳陽同謀者皆伏誅

王通許黎利和介其使上表

利圍交州久通閉城不敢出利益易之致

書請和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

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遣人偕利使至京

進表及方物

秋七月松潘番叛遣都督同知陳懷

合肥人

等討之

松潘衛當發軍成交

趾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詭言番叛冀免調都司果罷其役而發

軍討番宏潛至番寨脅以大軍將致討偪取牛馬財物番本不反忽聞

大軍且至衆遂驚走約生番爲亂殺指揮陳傑衆至五萬人合攻松潘

城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圍威茂疊溪

注見前

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

帝遣懷與指揮將蔣貴

字大富江都人

合兵討之而梟宏于松潘以徇

明年正月官軍連敗賊遁

金作贖刑
古人欽恤
之義苟情
有可矜而
罪非不赦
許其納米
弛罪亦未
宜聽人之
自贖豈可
不問其願
與否而強
人使從令
無力者轉
受無窮之
累則是爲
利起見而
非爲仁行
權矣

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

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

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

命都督僉事山雲徐州人鎮廣西，柳慶蠻章萬黃等糾合峒獍苗種，劫掠

臨桂唐縣今爲桂林府治，諸縣鎮遠侯顧興祖坐逮以不救交吐，命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

兵官，率官軍討之。賊退保山巔，壘石于藤，候官軍至輒斷藤下之，莫敢

近。雲夜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驅向賊，賊亟斷藤，下木石，比明木石且盡，

衆譟而登，斬首萬餘級，賊降。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

害。初，土官饋獻，帥率受之，然卒爲所持。雲聞府吏鄭牢剛直，召問曰：「饋

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復漙，將軍新潔衣也，甯可污乎？」雲曰：「善，

彼且疑奈何？」牢曰：「贖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邪？」雲曰：「善，盡卻之。」由是土酋皆服。

九月，柳升師次倒馬坡在難關南，遇伏死。諸軍盡歿，升奉命久俟，諸軍集至

是始抵隘，留關黎利與王通已有成言，乃僞爲國人書，詭稱陳氏有後。

令其下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啓封遣使奏聞趣進兵連破關

隘數十直抵鎮夷關即雞陵關永樂中更名升意殊輕賊郎中史安字志靜豐城人主事陳鏞

字叔振錢塘人恐賊示弱以誘官軍亟言于李慶請升持重勿輕進時慶及梁銘

皆病甚強起告升都事潘禔鄞人且引甯橋事爲戒升不爲意前至倒

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升陷泥淖中伏發升中

鏢死從者皆歿其夕銘卒明日慶亦卒崔聚整軍至昌江遇賊殊死鬪

賊驅象大至陳亂聚爲賊所獲誘之降不屈遂被殺官軍或走或死無

一人降者安鏞禔及主事李宗昉史無里系皆死黃福奔還爲守關者所獲欲自殺守關者力阻之曰公我父母也公不歸我曹

豈敢至此利聞鐵自金鎖橋以用輿送出境福至龍州以賊所遺歸之官

冬十月王通棄交趾與黎利盟而還通聞柳升敗歿益懼更啗利和教

利立陳暲爲陳氏後詭言暲實先陳王項三世孫今訪得之交人欲奉以爲後輒立壇集軍民官吏與利盟

誓退師因宴利遺利錦綺利以重寶賂通通爲馳上表即引兵還沐晟軍至水尾

聞已議和遂引退賊乘之最大敗水尾交趾舊屬歸化州接雲南界

十一月詔赦黎利罷交趾兵悉召文武吏士北還鴻臚寺進黎利與柳

升書越一日王通使以利所奉陳暲表亦至詞略相同帝覽之心知其

立儲非善
全之論及
已屢由子
之若申請
臣下滋未
尤易其未
弊況其未
離乃宣宗
乎子生甫
皇日而羣

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表示廷臣命集議張輔曰此詐也請益發兵討

之臣期以一年擒賊蹇義夏原吉亦以爲不可許而楊士奇楊榮知帝

厭兵且前有欲棄交趾語謂具前因力言許利便帝意遂決廷臣不敢復

爭于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等齎詔撫諭交趾赦除其罪并諭利興滅

繼絕意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

官吏盡撤軍民北還詔未至王通已由陸路還廣西陳智及中官馬騏

山壽由水路還欽州官吏軍民得還者八萬六千餘人爲利所獲及拘

留者不可勝計交趾內屬二十餘年屢叛屢討及棄地罷兵歲費軍費鉅萬而中國兵威亦稍顯自是遠夷朝貢多不至者

皇子生赦帝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而孫貴妃有寵妃鄒平人幼育宮中有色色帝即立爲貴妃乃

陰取宮人子爲己子帝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

〔申戊〕三年春二月立子祁鎮爲皇太子即英皇子生八日羣臣卽上表

請立爲太子皇后亦屢表請早定國本貴妃佯驚曰后病瘥自有子吾

子敢先后子邪帝不允貴妃子遂立

作帝訓成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親正家體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嚴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賢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卹刑文治武備御夷藥餌帝

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即此悉心重益畢

臣請立太子
于紛陳已
有紛迫不
及待竟知
于此徒名
拘不審事
而古慕足
體真不事
當一噓而
沉其事出
耶撫摩迎
合

三月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太子既立帝以春秋母以子貴

將廢后而立貴妃召諸大臣言之楊士奇以爲不可翼曰帝獨召士奇

至武英殿密諭之士奇曰皇后今有疾惟以疾辭位遜居別宮則進退

有禮帝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冊貴妃

爲皇后胡后既廢張太后常召居清寧宮至正統八年乃崩

宴大臣于西苑

在今西華門西明彭時賜遊西苑記西苑在宮垣西中有太液周十餘里池中駕虹梁以通往來橋東爲圓臺臺上爲圓殿其北卽萬歲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最高處廣寒

也殿

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

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

時帝方勵講求治諸大臣亦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徵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褒鳴朝野稱盛事云

夏四月詔自今官民建言尙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閏月遣使撫輯

河南流民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

十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卽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王通陳智等及內官馬騏山壽俱以棄交趾罪下獄論死時議以通棄

地擅和騏恣虐激變罪爲最重然帝皆不誅長繫待決而已

順興祖先被逮亦下獄沐晟爲

廷臣所劾帝不問封章示之

五月贈恤交趾死事諸臣

秋七月以顧佐

字禮卿太康人

爲右都御史

都御史劉觀

雄縣人

以貪被黜楊士奇

楊榮薦佐廉公有威尹京師政清弊革帝立擢佐右都御史賜敕獎勵

佐視事即奏御史不法及老疾者三十二人朝綱肅然佐性嚴毅每旦

趨朝小憩于外立雙藤戶側百僚皆旋折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

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顧獨坐云

都察院吏訴佐受賄金私遣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當舉佐廉乎對曰有之朝官俸薄僕

馬薪芻資之難不得不遣半歸使出資免役宜得資費謀得歸耕永樂以來朝臣皆然即臣亦然帝歎曰朝臣實乃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輒敢譏之乃以狀付佐曰汝自治之佐召吏吏恐甚佐曰上命我

治汝汝改行吾當貨汝帝聞謂佐得大將益喜

八月罷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命北京諸司

悉稱行在

事見前

復設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至是罷之

諸司行在字至正統六年始去

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

在今喀喇沁左翼南源出寬山東流會額爾河入盛京甯遠州界

帝次石門驛

在遼

化州西有鎮

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留大軍于遵化

遼縣今爲州

而自

率精騎三千人入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口

注見前

遇敵于寬河帝親射

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

部衆潰敗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旗悉下

程當悉之因知義清非習不公顧成當損給又所薪常朝
以別由言楊其宣自免有佐俗時清錄豈費芻祿官
除章即稔奇既之潔實積亦廉以乃致取多馬或有

積弊禪惟
付之浩嘆
姑息因仍
明知禁不
爲之累下
傷廉伊于
之風尙成
胡底尙乎
何政體乎

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不可勝計

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

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也時

內官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敬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

〔配〕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

夏四月命工部尙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略漕運 大臣督漕自此始

詔賊吏不得贖罪 御史王翱字九皋
鹽山人言官吏害民蠹政賊犯爲甚今官吏

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治之道也請自

今賊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賊罪納米者吏部

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

官吏犯賊者悉依律治

六月初設鈔關 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

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字用實
東莞人等亦言之乃治兩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

置鄆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在京南潁墅在蘇州九江金沙州在湖南

臨清北新在杭州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爲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冬十月帝製猗蘭操賜大臣又諭蹇義等曰薦賢爲國大臣之道卿等

宜勉副朕懷

〔庚戌〕五年春正月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尙書夏原吉卒

諡忠靖

原吉與

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

以冥冥隨行其敬慎如此

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嘗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

二月下詔寬卹帝以春和將下詔寬卹先諭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閒追償畜馬士奇對曰聖念及此眞民生之幸但今當寬卹者尙不止此因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部符采買當按土宜法司理刑務敦平恕工匠在京者宜分戶丁之半還家帝悉嘉納命士奇卽草敕行之

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

帝親橐鞬騎導太后輦至清河橋

清河注見前

下馬

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帝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賜鈔幣有進蔬

豪強不鋤則不足以致安良扶弱與利除弊惟真循吏能為之至梯慈之可憐於宅心而果決剛明必當濟以循吏雖有兩稱究歸一轍也必治鍾以豫為勝體者哉

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帝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扈從臣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還見道中耕者。取其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賜之鈔。凡所過農家。皆賜之。

夏五月。擢郎中。況鍾字伯律。靖安人。等九人為知府。賜敕遣之。帝以知府多循資。

格。不稱任。會雄劇地九郡缺守。命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乃擢鍾。

州。及郎中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知松江。莫愚。臨桂人。知常州。羅以禮。桂陽人。知西安。員外郎陳本深。字有澤。鄞人。知

安。邵旻。知武昌。馬儀。知杭州。二人史皆失其里系。御史何文淵。字巨川。廣昌人。知溫州。陳鼎。新興人。知建昌。等皆賜

敕。俾馳驛之任。其冬。復用薛廣等二十九人。亦如之。後鍾等皆著聲績。

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一時烝烝稱極盛焉。蘇松鄞

在蘇州。其為政務勦豪強。極其利。與利除害。不遺餘力。民有況太守民父母之歎。趙豫在松江。一意拊循。與民休息。在職十五年。尤以愷悌稱。及去。老稚攀轡。懷留一履。以誌遺愛。時論謂鍾為能吏。而豫為循吏云。

六月。遷開平衛于獨石。即今獨石城。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北。獨石口南。本元靈州地。明移開平衛于此。今設副將同知駐防。洪武初。設開

平衛。置八驛。東接大甯。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甯既棄。開平勢孤。

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注俱見前。之險。邊備

益虛。